

泊宅編卷上

宋方勺

東坡既就逮下御史府一日慈聖曹太皇語上曰官  
家何事數日不懌對曰更張數事未就緒有蘇軾  
者輒加謗訕至形於文字太皇曰得非軾轍乎上  
驚曰娘娘何以聞之曰吾嘗記仁宗皇帝策試制  
舉人罷歸喜而言曰朕今日得二文士謂蘇軾轍  
也然吾老矣慮不能用將以遺後人不亦可乎因  
泣問二人安在上對以軾方繫獄則又泣下上亦

感動始有貸軾意

司馬溫公嘗言范景仁之勇決呂獻可之先見吾弗如也或問先見何事公曰頃歲獻可先見吾一日並轡入朝問獻可今日所論何事乎云將攻新參新參者王介甫也是時介甫新入政府其所欲變更之事未甚著而獻可排之甚力然其辭不過曰外示朴野中懷險詐學師孔子孟術慕管商而已當時雖溫公亦以獻可言之之過也

公在翰苑時嘗飯客客去獨老蘓少留謂公曰適

坐有囚首喪面者何人公曰王介甫也文行之士

子不聞之乎

介甫不修飾故目之囚首喪面

洵曰以其觀之此人

異時必亂天下使其得志立朝雖聰明之主亦將為其誑惑內翰何為與之游乎洵退於是作辯姦論行於世是時介甫方作館職而明允猶布衣也

明允即老泉也

楊孝本字行先居處州城西一圃甚幽邃學博行高東坡謫惠州過而愛之為留月餘號曰玉岩居士仍作真贊居士平生不娶坡每來謁直造其室嘗

戲以元德秀呼之居士曰某乃陽城之裔故坡詩  
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皆謂無妻也居士後  
以經明行修得官太學年七十乞致仕朝廷寵以  
奉議郎直祕閣俾領宮祠以歸予嘗從之最蒙愛  
照臨別相送舟次至垂涕云居士貧而好收書晚  
得妾生二子每拊其首曰吾惟有書數千卷遺汝  
吳師仁字坦求錢塘人篤學勵志不事科舉陳襄鄧  
溫伯蒲宗孟皆以遺逸薦於朝元祐初被召命以  
學坦求平生不問卜中年喪親廬其墓日託棲真

寺僧造飯一鉢以禦饑不復置庖爨蓄奴婢閉門  
條然讀書劾則默坐而已嘗一室忽自明有僧長  
揖而入與坐談玄久之謂坦求曰教授行且仕進  
壽不過六十僧去而復暗如初坦求爲太常博士  
凡十年無他改除其後以久次移潁州吳王教授  
卒年五十七果至符教授之稱

先子旣老迤邐還浙予偶至杭創小園在清波門外  
去城十里許稍加葺治迎侍來居二年而先子捐  
館後因閱遺藁見先子未第時有贈吳興朱臨詩

斷章云安得斷茅環堵地漁樵終老繼清風初以謂先子慕朱早退故有是句也緒與前輩語方知是圃乃鮑當郎中故居鮑有詩編名曰清風集時號鮑清風而正夫頃亦曾寓此肄業先子終老有繼清風之兆已見於布衣時矣

王昇字君儀居烏龍山布衣蔬食無書不讀道釋二典亦皆閱過晚爲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中杜門二十年不赴調一日以箕子易筮之始治裝西去時年將六十矣旅京師數月良勅將謀還鄉左丞

薛昂以其所撰冕服書獻之太師蔡京蔡因薦之上遂類編御筆手詔稍歷要官君儀平生尤深於禮易嘗云數年承令禮局及明堂司常頗得究其所學云

朱行中自右史帶假龍出典數郡是時年尚少風采才藻皆秀整守東陽日嘗作春詞云小雨纖纖風細細萬家楊柳青煙裏戀樹濕花飛不起愁無比和春付與東流水九十光陰能有幾金龜解盡留無計寄語東流沽酒市拚一醉而今樂事他年淚

予以門下士每或從容公徃徃乘醉大言你會見  
我而今樂事他年淚否蓋公自爲得句故誇之也  
予嘗心惡之而不敢言行中後歷中書舍人帥番  
禹遂得罪安置興國軍以死流落之兆已見於此

詞

王欽臣自西京一縣令召入議法與舒王不合令學  
士院試賦一篇但賜出身却歸本任獻舒王二首  
頗爲婉雅其一蜀國相如最好詞武皇深恨不同  
時凌雲賦罷渾無用寂寞文園意可知其二古木

陰森白玉堂老來方此試文章  
宮簷日未揮毫罷  
閑拂塵埃看畫墻

東坡帥杭一日與徐疇坐雙檜堂指二檜吟曰二疏  
辭漢去時以兄弟皆補外喻也疇應聲曰大老入  
周來對偶旣親切又喜迎合公大喜

徐疇字全夫疎俊不事事少年登科晚益流落終於  
武義縣主簿嘗寓婺州清漣寺醉中走筆題詩寺  
壁曰驚雷殷殷南山曲一夜山前春雨足  
美人睡起怯餘寒  
衣褪香消紅減玉  
朝雲靄靄弄晴態  
野

柳狂風無管束東風也自足春情吹破雨溪烟水  
綠

秦觀字少游嘗眷蔡州一妓陶心者作浣沙溪詞中  
二句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缺月三  
星蓋心字愛其善狀物故書之

此乃誤記東坡詞耳少游詞云一鈎  
殘月帶三星也

元祐中東坡帥杭予自江西來應舉引試有日矣忽  
同保進士訟予戶貫不明賴公照憐得就試因預  
薦送遂獲游公門公嘗云王介甫初行新法異論

者譏諂不已嘗有詩云山鳥不應知地禁一逢春  
煖卽啾喧古詩有鳥鳴山更幽更作一鳥不鳴山  
更幽誠有旨哉

先生晚官鄧州一日秋風起思吳中山水嘗信筆作  
長短句名黃鶴引遂致仕其序曰予生浙東世業  
農總角失所天稍從里閭儒者遊年十八婺以充  
貢凡八至禮部始得一青衫間關二十年仕不過  
縣令擢才南陽教授紹聖改元實六十五歲矣秋  
風忽起亟告老於有司適所願也謂同志曰仕無

補於上下而退號朝士婚姻既畢公私無虞將買  
舟放浪江湖中浮家泛宅誓以此生非太平之幸  
民而何因閱阮田曹所製黃鶴引愛其詞調清高  
寄爲一闕命稚子歌之以侑樽焉詞曰先逢垂拱  
不識干戈免田隴士林書圃終年庸非天寵才初  
闕茸老去支離何用浩然歸筭以黃鶴秋風相送  
塵事塞翁心浮世莊生夢淅舟遙指煙波羣山森  
動神閒意聳回首利鞿名鞚此詩誰共問幾許淋

浪春壑

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於  
滁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

馮當世未第時客餘杭縣爲官逋拘窘計無所出悶  
題小詩於所寓寺壁一胥魁范生見之爲白縣令  
丐寬假令疑胥受賂游說胥云馮秀才甚貧但見  
所留詩他日必貴顯因誦其詩令遽釋之詩云韓  
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西風可憐四海蒼生  
眼不識男兒未濟中

舒王嘗戲作急足集句云年去年來來去忙傍他門

戶傍他墻一封朝奏緣何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王欽臣除太僕卿東坡賀啓有云萬事不理問伯始  
而可知三篋若亡賴安世之猶在其後孔平仲賀  
蘇子容頌吏部尚書復云萬事不理當問胡公三  
篋若亡請詢安世

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  
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予只一弟匄字仁夫博學好古未壯而卒平生不曾  
見其所爲文旣卒於其篋中得跋尾遺藁嗚呼觀

其筆力古人豈難到哉今載於此

秦詛楚文跋尾曰右秦巫咸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  
告亞馳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  
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於名者二十有二  
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  
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爲合從之計六  
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爲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  
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真  
爲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爲槐耳其後五年懷王



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邲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劑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旣勝楚而告於諸侯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於一勝徧告神明著諸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於此歟余昔固嘗恠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於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

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爲害乃在秦盟詛之美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通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比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詛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改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石經跋尾云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爲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家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金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

者之名而唐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岍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

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  
牟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碑等名號者魏世  
用日碑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牟碑上益  
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  
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牟當時無他本  
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絕一  
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  
幸者莫甚於書自隋牛洪已言書有五厄由洪至  
今其厄又可知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於無窮而

不幸且如是至於夷狄荒唐亂世之言晏然享天  
下厚奉歷千有餘歲而未聞遭詆訶之厄彼亦何  
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道耶吾友鄧人董堯卿  
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斬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  
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於斯文  
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天禧二年開府解榜出有廖復者被黜率衆詣鼓院  
訴有司不公朝廷差錢惟演等重考取已落者七  
十餘人復亦預薦時號還菟秀才前發解官皆謫

外郡當明年殿前放狀元王整以下及第是時衢  
睦二州各有一王言待唱初喚王言賜進士及第  
乃衢人久之又喚一王言上問其鄉貫知前賜第  
者合是睦人而衢州者只合得進士出身及再喚  
二人審問衢人奏懇念臣已謝聖恩遂只賜睦州  
者同出身而已明日忽有旨賜睦州王言進士及  
第自後殿前唱名必傳呼某人某州以防差互

出睦  
較已  
記

符建間有杭州學教授出易題誤寫坤爲釜作金字

一曰丁生知其非佯爲未喻懷經上請教授因立義  
以酬之生徐曰先生所讀恐是建本據此監本乃  
是釜字教授大慙鳴鼓自罰三直無名子以十七  
字詩云教授太昏沉將釜却爲金萬福你說易龔  
深龔原字深之縉雲人嘗著易書舒王稱之後學  
之所宗也然教授者不久遂歷清要官至八座近  
方殂謝不欲顯其姓名於此

姚祐尚  
書也

崇寧五年長星見蔡太師斥居浙西時事小變士大  
夫觀望或於秉筆之際有向背語蔡旣再相門人

有張軾者自潭州教授召赴都堂審獻乞索天下  
學官五年所撰策題下三省考校以定優劣坐是  
停替者三十餘人軾爲太學博士遷司業卒

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侍制謂之小龍龍  
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  
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  
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近歲除直祕閣者尤  
多兩浙市舶張苑進篤祿香得之時號篤祿學士  
運判蔣彝應副朱冲莽事得之號仵作學士越州

通判魏志崇獲盜黃烏背得之號賊學士

今之巧宦有以貨取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  
術以鑽孝公今官有不振職者許郡將部使臣兩  
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爲左馮翊以潁陽令薛  
恭本係孝廉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  
宣卽奏賞換縣

狄武襄公青本拱聖兵士累戰功致樞府旣貴時相  
或請去其面文者但笑不答仁廟亦宣諭之對曰  
非不能姑欲留以爲天下卒之勸上由此益愛之

宗澤婺州農家子登進士科任館陶尉凡獲逆軍卽  
殺之邑境爲之無盜時呂大資惠卿帥大名聞其  
舉因召與語仍薦之且戒云此雖警盜賊之一策  
恨子未閱佛書人命難得安可輕殺况國有常刑  
乎

河陽三城其中城曰中渾音黃河兩派貫於三城之  
間秋水汎溢時南北二城皆有濡足之患惟中渾  
屹然如故相傳此渾隨水高下若所謂地肺浮玉  
者楞嚴經云乾爲洲渾濕爲巨海

烏程縣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時人不曉泊宅之義  
予寓居之明年買田適在村下因閱金石遺文昔  
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汎宅往來苕霅間此  
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和越人而唐史  
以爲婺人予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風遂得友  
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漢之一見而號  
予泊宅之少翁仍爲贊曰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  
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少翁

唐李一品貴極當時嘗爲滁州刺史作懷嵩樓西城

上刻文於石以懷嵩洛有白雞黃犬之嘆後竟以  
謫死樓有公畫像頎然六尺真偉人也但鼻端微  
曲耳

秦之長城西起臨洮盡遼海今但穴其下來往望之  
若紫橫且沙漠上自登剡岍一潮渡海卽至島島  
有五所卽禹貢之羽山

西海梅福自九江尉去隱爲吳門卒今山陰有梅市  
鄉山曰梅山卽其地也

吳伯舉舍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母夫人已

營墳矣及啓堂殯見白氣氤氳紫藤繞棺急復掩  
之術人視殯處知是是吉地因卽以爲墳然頗悔  
之舍人竟卒於姑蘇

會稽山爲東南巨鎮周圍六十里北出數隴葬者紛  
紛得正隴者趙陸二祖墳而已二墳下瞰鑑湖湖  
外有山橫抱如几案案之外尖峰名梅里尖地里  
家謂之文筆案陸氏葬後六十年生孫佃爲尚書  
左丞趙氏葬後八十年生孫抃爲太子太師陸公  
贈太保趙公贈少保二隴同一山而有曾孫追賁

於九泉盛哉

泊宅編卷之上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泊宅編卷之中

宋方勺

古法鑿井者先貯盆水數十置所鑿之地夜視盆中  
有大星異衆星者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  
先浚井納青木數觔於其中以辟瘟氣

海毀朝廷下祭法三牲之外別用頭巾芒屨布襦及  
推沙板各一百二十九毀止則沙漲其處

元豐初盧秉提點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  
縣楊村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

稍澹以六分爲額楊村下接仁和縣湯村爲七分  
場官場爲八分並海而東爲越州餘姚縣石堰場  
明州慈溪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  
爲溫州雙穗南天富場北天富場十分著爲定數  
蓋自岱山及二大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者  
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鹺以淋鹵以分計之  
十得八九而以鹽官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爲盤塗  
以石灰故色少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嫩青白  
爲上黑卽多鹵或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

雖用竹盤而色不白以近海水鹹故亦佳後來法  
雖少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且水性以潤下  
爲鹹其勢不曲折則終不可成鹽安邑鹽池以濁  
河曲折故因終南山南風以成若明越溫杭秀泰  
滄等州爲海水隈奧曲折故可成鹽其數亦不等  
唯隈奧多處則鹽多故二浙產鹽尤盛他路自溫  
州界東南止閩廣鹽升五錢比淮浙賤數倍蓋以  
東南最逼海潤下之勢旣如此故可作而爲鹹不  
必曲折也

泉州東二十里有萬安渡水濶五里上流接大溪外  
卽海也每風潮交作輒數日不可渡劉鋹據嶺表  
留從效等據漳泉恃此以負故蔡襄守泉州初意  
造石橋兩岍依山中託巨石因構亭觀累石條爲  
橋基八十所濶二丈其長倍之兩頭若圭射勢石  
縫中可容一二指醜潮水每基相去一丈四尺橋  
面濶一丈三四尺爲兩欄以護之閩中無石灰燒  
蠣殼爲灰蔡公於橋岍造屋數百楹爲民居以儼  
其直入公帑三歲度一僧俾掌橋事故用灰常若

新無纖毫罅隙春夏六潮水及欄際往來者不絕  
如行水上十八年橋乃成卽多取蠣房散置石基  
上歲久延蔓相粘基益膠固矣元豐初王祖道知  
州奏立法輒取蠣者徒二年

西安州卽唐鹽州西至流沙六日沙深細沒馬脰無  
水源但乾沙爾又二日至西海水味不甚鹹中有  
一顆大者重三四觔其色紅瑩軍中以和食飲  
西安州有池產鰕鹽周回三十里四旁皆山上列勁  
兵屯守池中役夫三千餘皆悉亡命卒也日支鐵

錢四百每多竊鹽私買蓋絕塞難得鹽自熙河蘭  
鄯以西仰給於此初得此地其人歲入寇今則拓  
地六十里斥候尤謹邊患遂絕

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劬爲錢二萬萬而寶貸法凡  
黃金一劬直錢萬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  
五百八十餘銀一流直錢千

朱提縣出善銀音殊時

當時黃

金一兩才六百銀一兩才二百東坡常恠今之黃金  
不若昔之多豈今之糜之者衆宜其少而價貴也

班固食貨志云一夫治田百畝歲收粟百五十石石

三十至宣帝時選用良吏民安土歲豐穰穀至石  
五錢而莽末盜賊起穀價翔貴洛陽以東米石二  
千大抵漢之糴價至賤則穀石五錢至貴不過米  
石二千蓋穀石三十乃常價也以古觀今何懸絕  
如此江湖間米直比二十年前倍貴他物稱是所  
以致此豈無說必有能言之者矣

漢法官至二千石月得米一百二十斛俸錢萬二千  
古之升斗小今之升斗大量酒之升斗小量穀之  
升斗大昔人飲酒有數石不亂者班固論一夫百

畝所收之粟人食月一石五斗古之人亦今之人也豈有一人能飲數石而食五升米乎無是理也前史稱漢文帝節儉身衣弋綈集上書囊爲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此三事以人主行之可謂陋矣然賜鄧通以十數鉅萬又以銅山與之此又何也

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其人雖至勤儉而所以爲生之具比他處終無有甚富者墾山壟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援引谿谷水以灌溉中途必爲之磴

下爲碓米亦能播精

播精爲去其糠粃以水運之正如人爲其機巧如此也

朱行中知泉州有水無涓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耕之詩蓋紀實也

湖口李正臣所蓄石東坡名以壺中九華者予不及見之但嘗詢正臣所刻碑本雖九峰排列如鴈齒不甚嶮峭而石甃有白脉若束以絲帶此石之病不知坡何酷愛之如此欲買之有金豈好事之過乎予恐詞人筆力有餘多借假物象以發文思爲後人詭異之觀爾

閩廣多種木綿樹高七八尺樹如柞結實如大麥而色青秋深即開露白綿茸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鐵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今所貨木綿特其細緊爾當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十花此最上品海南蠻人織爲巾上作細字雜花卉尤巧工卽古所謂疊巾也李琮詩有腥味魚中墨鳥賊魚也衣裁木上綿之句螺填器本出倭國物象百態頗極工巧非若今市人所售者國家百二十餘年奇器異物珍卉恠石法

書名畫悉歸於上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賜賚亦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以千人舁進是日賜銀椀千并官其家僕四人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爲威遠軍節度使而封石爲盤固侯

鹽官縣安國寺雙檜有唐宣宗時悟空大師手植今百餘年矣其大者蜿蜒盤礴如龍鳳飛舞之狀小者與常檜不甚異宣和乙巳春朱勔遣使臣李綱取以供進大者載由海道遇風濤舟檜皆沒小者

只自漕路入既獻上蠲轉二官知縣鮑慎好賜緋  
虔州龍南安遠二縣有瘴朝廷爲立賞添俸甚優而  
邑官常缺不補他官以職事至者卒不敢留甚則  
至界上移文索案牘行遣而已予管勾常平季點  
到邑皆留數日亦無他苦大抵此地惟水最毒常  
以銅盆貯水須臾銅色微黑予每以大錫瓶挈佳  
泉以自隨捐二夫之力足了數日之食虞策處瘴  
鄉有詩云避色如避難冷煖隨時換少飲卯前酒  
莫喫申後飯予謂果能如此何所往而不可豈可

禦瘴癘而已哉

越州禹廟元圭匱藏之色黑如磬徑五尺厚寸餘肉  
好相倍上下有郡將掌封鑰

天禧初滑州河決已塞惟龍門未合忽有大風門鼓  
沙起如連岡勢於未合處淤定於是人得致力而  
畢工

贛石數百里之險天下所共聞雨少溪淺則舟舫皆  
艤以待有數月者處之水東有慶顯廟甚靈或至  
誠禱之則一夕爲漲水數尺送舟出石以識於廟

廷者甚多東坡北歸亦然行次清都觀有自笑勞  
生清底物半篙清漲百灘空之句

龍王本廟在樵舍乃洪州南康軍之間規模不甚壯  
麗而遺構最古士大夫及商旅過者無不殺牲以  
祭大者羊豕小者雞鶩殆無虛日子見縛致庭下  
宛轉將就烹直不忍視竊思此廟血食已來其所  
殺不知紀極如使其神一旦素食亦享肉食亦享  
但以誠心至皆享之則物所全命亦不知紀極功  
豈小哉其神豈不又靈哉

越州上虞縣曹孝女墓在江岍上有大木二株一榮  
一枯榮者枝榦宛轉枯木外若抱父屍之狀

虞經臣策元祐五年作監察御史是時察官亦許言  
事尋擢侍御史不歷殿院至紹聖改元移起居郎  
明年遂爲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忽有異犬  
自渠中出直入其家馴服若素畜養者家人輩愛  
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或亂毀簾幃窻牖之  
類則經臣必有遷改錫賚之慶自爾每遇慶事則  
贈以肉一觔渠來必歡喜跳躍然後食之以爲常



凡數年經臣卒前一夕渠來死

山陰蘭亭有逸少硯池寺曰天章以藏真廟御製故也當時朝廷每有頒詔禮則池水盡黑可以染緇太常少卿沈紳常記其事

明州有僧狎狂頗言人災福時號癡僧睦州王君儀才弱冠寓陸農師門下力學攻文銳意應舉至忘寢食一日癡僧來託宿陸公曰王秀才雖設榻不曾睡可就歇息明日僧夙興見君儀猶狹策窻下睥睨而言若要官須四十九歲君儀聞之頗不懌

其後累應舉盡不偶直至四十八歲又夢癡僧笑而謂曰明年做官矣是時癡僧遷化已久而來年又非唱第之年君儀頗惻然歲籥一新陸公入預大政既對首薦君儀遂除湖州學教授君儀嘗謂予云欲游四明求師遺事爲作傳以報之而未能也

婺州有僧嗜猪頭一噉數枚俗號猪頭和尚莫測其人祥符寺轉藏成僧俗設齋以落之一僧丐齋衆見其藍縷不加禮拂袖而去或曰此猪頭和尚也

使人邀請指大藏曰我不轉此藏亦不轉衆聞其語異相率自追之僧曰要我轉更三十年去竟不顧而去之三衢之守饌猪頭召師食自窻牖窺之見一鬼從旁食師無預焉守以告之師尋坐亡衢人奉香火良謹有禱輒應一日見夢於人曰吾將還鄉矣蓋自師之出至是恰三十年寂無施金轉藏者故老憶師言相與備禮迎師真身歸至藏院郡人輻湊日獲數千此寺齊供遂爲長堂予時僑寓親覩盛事因閱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

大通禪師善本退居龍山時節度使呂吉甫帥杭州暇日常見師入山春容道論頗似契合後有問師呂太尉如何擺頭曰無力臘月三十日要你有力圓照禪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你出家學佛只勸你惜福修行大通常語人曰我只勸你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

大通乃圓照弟子時稱吳中二本

王滂之字彥祖爲西京小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置神樞西堂一日有雀羣集几筵啄踐祭食彥祖揮去復來彥祖頗不平偶撲得一雀自於門限刀

斷其首擲棄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  
飛去及彥祖還南徐爲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才得  
自便復喪妻許未幾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死  
於南方雖禍生有胎然忿與忍不可不戒也

范迪簡南劔州人起白屋官至卿監年八十餘諸子  
自峒峒以下皆登科顯官近世享福殆少其比其  
居地名黯淡灘初買宅或云其中有恠不可買試  
使健僕宿其堂廡伺之但見一物人首而蛇身往  
來其間不甚畏人諸僕遂謀以布被兜之急縛就

烹一夕而盡其恠遂絕或云此喪門也

陸軫云東封榜狀元梁回作省判卒附一婢言已授  
陰山諫議大夫索茶喫却封角子押字如生時又  
云欲取寵婢及一小鬟不久二婢皆卒

陸軫云歷亭縣李押司死時復蘇寄一姓蘇人還覓  
本家不肯認蘇氏又不肯往遂詣縣訴有司以涉  
恠抑而不奏世云借屍還覓信有之耶

奉議李時婺州人守官江外得替北歸次金陵忽小  
龍見於舟中急以銅盤承之整衣冠焚香設拜明

日視之小龍已僵死盆中時尋病至真州卒  
樞密蔡公卞只一子名仍今爲顯謨閣待制初公出  
帥五羊道由無錫縣挈家遊惠山時邑人楊生與  
數僧閑步佛殿聞公來戲謂諸僧曰蔡侍郎無子  
吾與之爲子矣公至廣之明年生仍不久移知會  
稽遂還朝仍已三歲途次無錫悟前生之爲楊生  
因召楊生二子曰陟曰昇者問其父死之日乃仍  
生之時然二日後復問仍以夙昔事輒愴然不能  
言矣蔡楊至今往來如姻眷奏陟將仕郎

前世書法名畫有傳之祕閣者謂之閣本流俗看畫  
但云閣本則翕然稱美范文正公知睦州奏以唐  
處士方干配嚴光位于爲御史方蒙遠祖下鷓鴣  
原御史所居取畫像家無以塞命鄉人但塑一幅巾道  
服者置之祠中元祐間有旨下諸郡取前賢所寫  
真令所在如法圖進睦守以嚴方應詔後人見玄  
英之像豈不謂之閣本哉

謂太守爲五馬者多疑所出據詩子子干旗良馬五  
之鄭氏云建旗州長之屬殆以是乎

聯句或云起於栢梁非也式微詩曰胡爲乎中露蓋  
泥中中露衛之二邑名劉向以爲此詩二人所作  
則一在泥中一在中露其理或然此則聯句所起  
也

世言行李出左氏杜預注云使人也唐李齊翁云當  
作行使予以謂史記臯陶爲大理一本作大李天  
官書曰熒惑爲李徐廣注曰外則理兵內則理政  
又黃帝有理法一篇顏師古注曰李者法官之號  
總兵刑政故其書曰理法則理與李其義自通蓋  
人將有行必先治裝如孟子之言任鄭當世之言  
治行皆治裝之意然則理亦治也今以行李名裝  
何爲不可

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械夏  
儀禮作陔字則陔通於械且辰窮於亥是戒之時  
也

李濟公曰按王府親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  
人古人云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人訛爲  
癡字而增至四癡謂借一癡借之二癡索三痴還

四痴

皆濟翁云

前輩又以癡為甒甒酒器也蓋云借書

以一甒酒還之亦一甒酒通作鴟吳王取馬革受子胥沈之江顏師古云卽今之盛酒鴟夷滕

今州縣獄皆立臯陶廟以時祠之蓋自漢已然范滂繫獄吏俾祭臯陶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臯陶大理善用刑故後享之今西北屠者皆祭樊噲又可笑也

興化軍子魚惟通應大師廟前者最美世稱通應子魚而東坡乃作通印子魚恐誤

政和丙申歲杭州湯村海溢壞居民田廬凡數十里朝廷降鐵符十道以鎮之壬寅歲鹽官縣亦溢縣南至海四十里而水之所嚙去邑聚財數里邑人甚恐十一月鐵符又至其數如湯村每一符重百觔正面鑄神符及御書呪貯以青木匣府遣曹官同都道正管押下縣縣建道場設譙投之海中

又謂之海嘯吏只云海毀河決湍水卷岍而入海但潮浸陸地爾

通州靜海縣舊

去海七十里今止十里宣和癸卯鹽官縣蜀山雷山一帶沙漲而靜海並海十里內沙再毀初鹽官

自投符後稍稍沙漲前此經制司差一武經郎路  
升措置水利乃欲築長堤以捍潮勢其論尤迂誕  
杭帥翁彥國笑曰平生且不曾見人修海

番陽吳令知靈璧縣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聲成每  
泝汴進入輸納縣別有一小河號取成都稍徑或  
由此河載磬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  
曉

陸軫云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時京師黑風自  
天地陡暗市人咫尺不相見頃之大雨作天復

父老云往年疾疫起得黑風而人民安

予紹聖間迎侍西湖圃居五年春圃桃數千株結實  
皆雙明年先子捐館今直龍圖閣李友聞時亦居  
杭聞之愀然曰某頃時爲婺州錄事叅軍廨中櫻  
桃一株盡雙實亦丁外艱

松楸上忽生大青蟲食盡葉惟留大枝榦近見鎮江  
一士大夫先冢如此蓋不祥也

成都府園西樓有大蟒居之不啻以發率嘗扁鎖虞經  
臣作帥宴客樓下蟒忽若正由一武臣之肩須臾

溺皮肉潰爛成瘡得妙藥治之方愈經臣爲文遣吏祭之卽日毀樓蟒亦不見

宣和己亥夏吳中雨下如黑色明乎乃有青溪之變舒王一日與葉濤坐蔣山本府一工校來叅公問來意其人乞屏左右言昨夕夢至陰府見待制帶鐵枷良苦令某白相公意望有所薦拔某恐相公不信遲疑間待制云但說某時某處所議之事今坐此備受慘毒公悟其事不覺大慟公旣薨有武弁死而復甦言王氏父子皆鐵枷竊問何罪曰緣曾

議復肉刑致此乃與前校之夢相同今士大夫往往皆知之

崇寧中蔡太師罷歸浙西張康國將有入相之命未鎖院前一夕薨是時術士謝詮居閩中忽夢至一所門墻甚峻門外呵衛者甚衆詮問此何處傍有人指曰請視牌詮仰首見牌惟二字曰機獄相次門開有執兵持撾者數百人次列門下聲音迎罪人須臾望一物火焰赫然迤邐來近乃一鐵車載火一盆及一人帶鐵枷居火之後詮熟視其人乃



康國也是日乃四月某日尋知康國是日薨矣

朝奉郎李邁知興化軍時蔡君謩以襄自福帥尋罷歸

鄉病革以後事屬李守守夜夢神人紫綬金章從

數百鬼物升廳與守云近代古守問何神代者復

何人神曰予閻羅王蔡襄當代我明日蔡公薨李

作挽詞有不向人間為冢宰却歸地下作閻王之

句蓋寔錄也

狀頭時邦彥母懷之彌月夢九人皂衣肩輿一金紫

人徑入房中明日犬生九子皆黑晚遂生邦彥故

小名十狗同年錄見之終於吏部尚書

東臯錄載其父有陰

德事甚詳

從事郎林毅本閩人寄居姑蘇從歲權知錢塘縣值

睦寇作棄官逃避得罪投閑宣和六年既敘復將

赴調忽夢黃衣吏持文書一卷列十人姓名林在

其中謂林曰召公等作鄴都使者請書知林視餘

人徃徃相識而俱未書名乃語俟九人皆僉字然

後及我吏曰諾月餘又夢如前而九人皆已書押

林遂書之他日以告所親咸竊憂之相次所謂九

人者已二三死矣林不以爲異方治任西游至泗  
州卒從政郎任揖初聞林說戲曰公果作使者幸  
一顧我林卒未久任亦殂謝

彭汝勵番陽人元祐末自八座出知江州與婦翁宋  
朝散之官朝散忽夢上天令作文記遽荅曰某不  
能詔召尚書爲之未幾尚書卒其夫人宋氏尚少  
艾臨終於其領巾留頌爲別云百世因緣六年夫  
婦從今已去不打這鼓

福州近郊幽嵒院資產甚盛有大麪牀號千人麪牀  
君謨作帥因聖旨宴犒遣人舁置使厨久之院僧  
禱護伽藍春會劫無麪牀何以聚衆施利不至神  
亦何依一夕公獨坐便齋聞喏聲不見形問何人  
神對幽嵒院每歲恃春會以贍衆願請麪牀以歸  
公領之明日公庫半夜失麪牀公令問幽嵒果已  
還院郡人莫不異之

泊宅編卷之中

終



江守新

卷之中

十一

泊宅編卷之下

宋方勺

朱曉容不諱何許人常爲浮屠以善相游公卿間號容大師後因事返初惟貢作貴人他人雖強之使言終非所喜而中者亦寡初朱臨姚闢久同場屋每試榜出姚往往在朱上馮太尉京榜中二人俱赴廷入對未唱名前數日京師忽傳小試乃朱君殿試之作也姚謂人曰果爾縱不魁多士亦須在第一甲自嘆平時濫居其先及至魚龍變化之地

便爾懸絕詣術士以二人命率質之亦訪容師未見殿唱日禁門未開瞳矐未明或云曉容立茶肆中姚聞之走覓容果與一白袍偶坐姚連揖懇容略屈鄰邸一觀氣色容指偶坐者曰狀元已在此何勞他閱偶坐者馮當世京也姚力挽之容不得已爲就鄰邸燈火下視之曰姚第幾甲朱第幾甲言訖復還前肆相次辨色入聽臚傳皆如師言

朱正夫臨年未四十以大理寺丞致仕居吳興城廼取訓詞中仰而高風之語作仰高亭於城上常杜門謝客忽一日曉容自京師來謁公欣然接之是時二子行中久中秋試不利皆在侍下公強使冠帶而出容一見驚起賀曰後舉狀元也睥睨久之徑辭去公留之不可問以何適容曰老僧自此不復更閱人便往杭州六和寺求一小室閒坐以待科場開乃西游爾公初未之信後三年春久中薄游會稽謀赴舉之資潮船絕江暮至六和才泊舻見容在寺門遙揖久中歸與之款因叩伯仲行期久中告之師曰某是月亦當離杭矣久中至家道

之公笑且恠其任術之篤如此是秋至京師二朱  
舍開寶塔寺容寓智海禪刹相次行中預薦明年  
省闈優等惟殿試病作不能執筆是時王氏之學  
士人未多得時行中獨記其詩義最諄因信筆寫  
以荅所問極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經御覽神宗  
良愛之行中不知也日與同舍蔡冲允蹈丁葆光  
經圍棋每拈子欲下必罵曰賊秃蓋恨容許之誤  
也未唱名前數日有士人通謁行中方棋遽使人  
卻之須臾謁者又至且云見朱先輩行中叱其僕

曰此必有下第舉人欲丐出關之資吾捐悶中誰  
能見之然士人立於門不肯去冲允曰事不可知  
何惜一見行中乃出延之坐不暇寒溫揖行中起  
附耳而語曰乃梁御藥門客御藥特令奉報足下  
卷子上已實在魁等他日幸相記行中唯唯而入  
再執棋子手輒顛綠寵辱交戰不能自持冲允覺  
而叩之具述士人之言冲允曰曾詢梁氏所居否  
曰不曾或曰在州西急賃馬偕往欲審其事至梁  
門日已曛度不能返遂復歸而行中念容獨往智

海宿容聞其來迎門握手曰非晚唱名何爲來見  
老僧必是得甚消息來行中曰久不相見略來問  
訊爾師曰胡不寔告我馮當世未唱名時氣象亦  
如此行中知不可欺因道梁氏之事師喜甚爲開  
尊設具且曰吾奉許固有素只有一人未見爾當  
爲邀來同飲仍戒曰此人藍縷不可倨見亦不得  
發問問則彼行矣燭至師引寺廊一丐者入見行  
中不甚爲禮便據上坐相與飲酒斗餘不交一談  
師徐曰此子當唱名先生能一留目否丐者曰爾

曰何師曰已定他冠多士丐者擺頭曰第二人躡  
行中足使起密徵其意但曰偶數多更無他語遂  
罷去明日飯罷率行中寺庭閑步出門遙見余行  
老亦入寺師不覺拊髀驚謂行中曰始吾見子以  
爲天下之美盡此矣不知乃有此人行中曰此常  
州小余也某識之何遽及是師曰子正怕此人昨  
日聞偶多之說今又覩此人茲事可知矣蓋行中  
省皆在及聽臚行老果第一行中次之行中解褐  
二數了往謝師師勞之曰子誠福人今日日辰以法推

之魁天下者官不顯子至侍從其後余止館職知  
湖州卒行老名中服行中至中書舍人

尚書右丞胡宗愈夫人丁氏司封員外郎宗臣之女

自幼穎慧無所不能其善相人蓋出天性在西府

時常於窻隙遙見蔡丞相確謂右丞曰蔡相全似

盧多遜或以盧蔡肥瘠色貌不同詰之丁氏曰吾

雖不及見盧但常一觀其畫像與今丞相神彩相

似爾後蔡果南竄又戶部尚書李常除老龍尹成

都塗中貽右丞書丁氏一見其字畫驚曰此人身

筆已倒不久數盡須病咽喉而死李公行次鳳翔

中毒而卒如此之類不一初司封有楊妃數美人

真挂後堂丁氏年未笄每晨興省問尊親了必戲

道諸妃萬福一日潘妃忽荅云夫人萬福家人輩

大恠之欲毀其真惟其叔寶臣令勿毀此女他日

未可量也鄉人多能道其事

陸軫日記天聖中陸同判衢州一旦早起覺印堂癢

以手揣之司空部上有肉突起如指面大兩日漸

堅寔又至兩月天庭亦然又一日天部輔角部亦



然又兩月左右龍角骨起映得印堂甚低當月印堂連山根起與二龍角相應相次左右眉稜連額角每以相書考驗此諸部骨起皆主封侯公相之貴然公官不過吏部郎中直昭文館典數郡而已其後孫佃入政府贈公官至司空以此知之贈官亦不虛也

金壇郎王裕福唐人術數頗工又常云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百甲子備位天地人江河海鬼凡七今正行鬼後十八年復行天當有異人應時而出又云唐明皇時正行天元故也

蜀人石藏用以醫術游都城其名甚著餘杭人陳承亦以醫顯然石好用煖藥陳好用涼藥古之良藥必量人虛寔察病之陰陽而後投之湯劑或補或瀉各隨其症二子乃執偏見一槩於冷煖而皆有稱於一時何也俗語云藏用檐頭三斗火陳承篋裡一盤水服金石藥者潛假藥力以濟其欲然多諱而不肯言一日疾作雖欲諱不可得也吳興吳景淵刑部服硫黃人罕有知者其後二十年子橐

爲華亭市易官發背而卒乃知流毒傳氣尚及其子可不戒哉

古之賢人不在朝廷必在醫卜之中今之醫者或急於財利率用詭道以劫流俗殆與穴坯扶乩之徒同予目擊二事今書之以爲世警舅氏王居安秀才久苦痔疾聞蕭山有善工力不能招致遂命舟自烏墩走錢塘舍於靜邸中使人迎醫醫絕江一潮至杭旣見忻然爲藥劑且云但安心請以五日爲期可以未除根本初以一藥放下大腸數寸又

以藥版之徐用藥線一條結痔信宿痔果脫去其大如桃復用藥餌調養數日遂安然工初無難色但放下大腸了方議報謝之物病者知命懸其手直盡許以橐中所有爲酬方肯治療又一妻兄迪功郎周僅調官京師舊患膀胱氣外腎偏墜有貨藥人自云能治立談間可使之正約以萬錢及三縑爲報相次入室中施一針所苦果平周大喜卽如數付金帛而去後半月其疾依舊使人訪醫者已不見矣

王捷燒金先用毒蛇不計多少煞埋庭中澆以米泔  
令生菌因取合藥後造宅築基得一蛇頭如人形  
捷不久卒

錢適婺州浦江農家子少力學舉省殿榜皆占上等  
雖歷華要不妨治生浦江宅在深村衆山環繞一  
水縈帶陰陽家云法當富貴兩得後又侈大其宅  
買田至數萬畝只有一子名楚老極少俊適所鍾  
愛作中丞時楚老病且革適是日適欲攻時相與  
後來者爲地亟趨對不顧病者適上馬時楚老死

其後謫辭有呱呱之語蓋譏其忤政和初以八座  
出帥越因臺章領宮祠遂不復起所至郡廳前一  
鴉鳴必責守兵掩捕盡其種類乃已常自云好殺  
乃天性推捕鴉之事可以知其他青溪賊作適徑  
走越州越守劉韜閉城不納却歸村居爲亂兵所  
害而焚其宅也

陸軫云天聖中侍中馮拯薨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  
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  
之潛育於槽中四方皆知之

和州烏江縣高望鎮升中寺真宗登封會此駐驛因  
賜寺額僧有負主僧金久而不償病且革誓爲畜  
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夢病僧披衣繫跣入牀下  
覺而異之須臾猫生一子稍長極馴擾其重七八  
觔每客至則歡迎走報見非其人者輒緊隨人有  
知呼其前名必怒噬至主僧呼則昂首號叫若求  
隱其事者衆生業報非一此猫特顯者爾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塌村居人方臘託左道  
以惑衆知縣事承議郎陳光不卽鉏治臘自號聖

公改元永樂置偏裨將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  
凡六等無甲冑惟以鬼神詭祕事相扇搖數日聚  
惡少千餘焚民居掠金帛子女提點刑獄張苑通  
判州事葉居中不能招致欲盡殺之以故賊得脅  
虜良民爲兵旬日有衆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  
領蔡遵與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  
日陷睦州初七日天章閣侍制欵守會孝蘊以京  
東賊宋江等出青齊山濮間有旨移知青社一宗  
室通判州事守禦無策十三日又陷欵州乘勢取

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逼杭州知州事  
趙霆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訪使  
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三朝  
廷遣領樞密院童貫常德軍節使度譚稹二中貴  
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淮二浙  
明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  
統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  
門表裏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二月  
七日前鋒至清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

戰六日斬賊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  
僧民之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大兵入城當是時  
少保劉延庾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  
王斬五千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  
忠辛興宗自杭趨睦取睦州與江東兵合斬獲七  
百里生擒方臘及僞相方肥等妻印子毫二太子  
凡五十二人毫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  
招來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  
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

據處州而越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品山賊陳十四公等起兵略溫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十五萬自出師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末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婺州刺史崔義玄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惑愚民而貧窮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

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北趨睦西近歙民物繁庶有漆楮林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賊一旦焚蕩無一存者羣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則歛手聽命不逞小民徃徃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邀貨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女自洞迤出倮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崑榴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常領部民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爲余言賊

之始末因稽合衆論據其寔著於篇青溪知縣陳  
光旣坐不治賊就戮朝廷改睦爲嚴州歙爲徽州  
自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傍峭壁萬仞  
僅通單車方臘之亂曾侍制出守但以兩崖上駐  
兵防遏下瞰來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敢  
犯境宋江擾京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  
爲辭移屯山谷間州遂陷

後漢張角張燕輩託天師道陵爲遠祖立祭酒治病  
使人出米五斗而病遂愈謂之五斗米道至其滋

盛則剽劫州縣無所不爲至今喫菜事魔夜聚曉  
散者是也凡魔拜必北向以張角寔起於北方觀  
其拜足以知其所宗原其平時不飲酒食肉其枯  
槁趨靜默若有志於爲善者然男女無別不事耕  
織衣食無所得輒務攘奪以逞亂其可不早辨之  
乎有以其疑似難識欲痛繩之恐其滋蔓因置而  
不問馴致禍變則陳光之於方臘是也有舍法令  
一切弗問但魔迹稍露則使屬邑盡驅之死地務  
絕其本源肅清境內而此曹急則據邑聚衆而反

則越守劉幹之於仇賊是也仇破剡縣新昌上虞凡三縣此風日煽殆未易察也始知能上體國禁之嚴下念愚民之無辜迷入於此道不急不怠銷患於冥冥之中者良有司也

廬州慎縣黃山連接無爲軍壽州六安界蓋賊巢也山下居民千餘戶而藏賊以活者八百餘家賊間發官兵追蹤逐捕有數年不獲者

泊宅編卷之下終